

透视《纽约时报》的人与权力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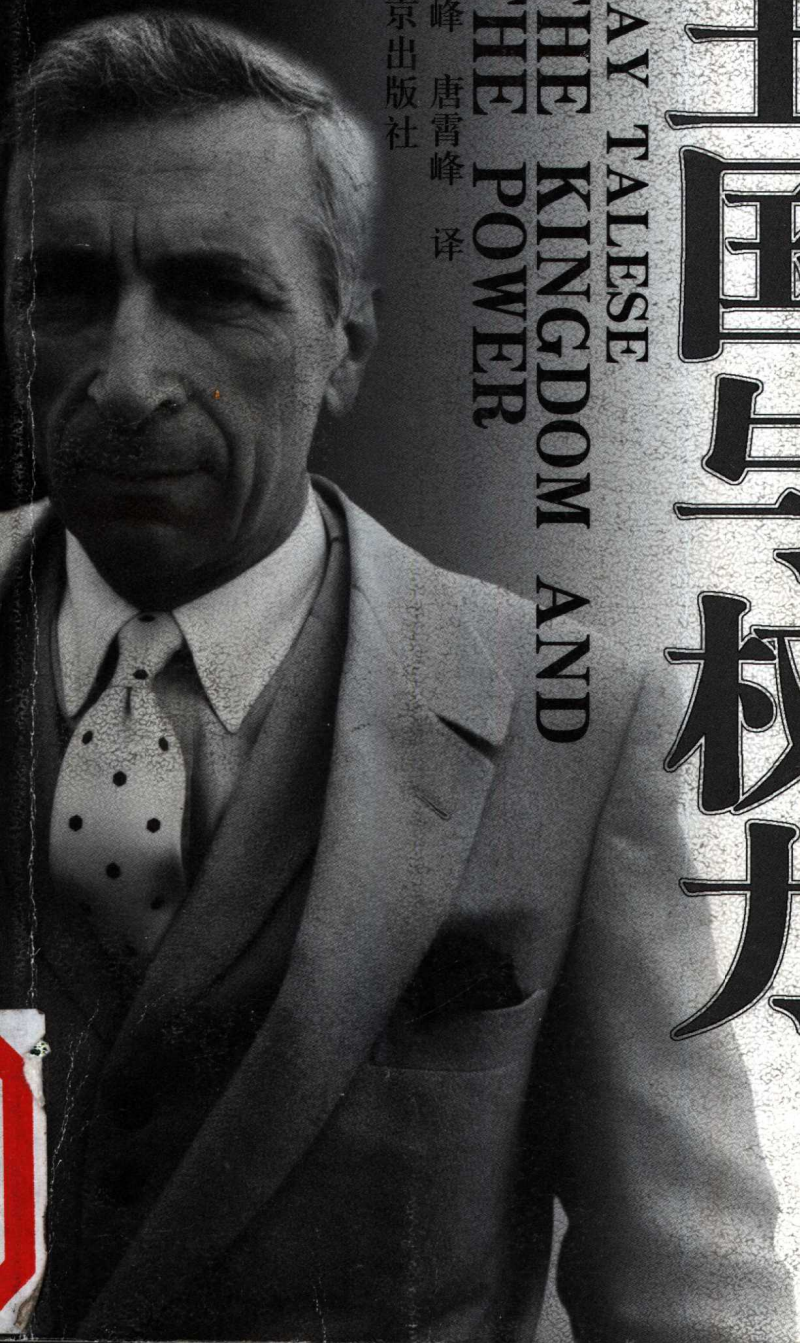
盖·特立斯 著

王国与权力

GAY TALESE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张峰 唐霄峰 译
北京出版社



[美] 盖·特立斯 著

王国与权力

GAY TALESE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张峰 唐霄峰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国与权力 / (美) 盖·特立斯著; 张峰, 唐霄峰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9

ISBN 7-200-04396-6

I. 王… II. ①特…②张…③唐…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868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0-3748

Copyright ©1981 by Gay Talese

©2001 中文版专有权属北京出版社, 未经出版人书面许可, 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或图片。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王国与权力

WANGGUO YU QUANLI

[美] 盖·特立斯 著

张峰 唐霄峰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燕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开 18印张 426 000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0-04396-6

I·687 定价: 26.00元

作者简介

1932年2月7日，盖·特立斯（Gay Talese）先生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他上学时就擅长写作，在高中和大学期间都是出色的学生记者。1953年6月，他大学毕业后在《纽约时报》当记者。1961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该书的巨大成功促使他离开了记者行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截止到2001年，特立斯先生共出版了8部作品，每部作品都是他多年深入调研、潜心构思的成果，因此颇受读者的欢迎，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前列。他的作品已被译为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内 容 提 要

百年不衰的《纽约时报》忠实地记录着美国社会的历史，它自己鲜为人知的历史则真实地展现在本书之中——从艰苦创业，到强有力地左右社会舆论；从知名记者间的勾心斗角，到他们在新闻工作中的大胆直言……一则则内幕故事，云谲波诡，清晰生动，震撼人心。

责任编辑 黄 倩
徐 威
封面设计 朱 云
责任印制 李文宗

中译本序

盖·特立斯

我敬佩中国人——这种看法已形成多年，因为我认识一些从北京、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来美国的中国人。但当我在1999年有机会第一次亲临中国时，我对中国的爱慕之情愈发强烈起来。1999年10月，我来到了北京，打算停留两周。谁知我竟在北京待了5个多月！在世纪之交的假日里，我请妻子和我一起在中国的首都迎接21世纪的到来。

此后两年，我又来北京进行深入的访问，我对中国的印象依然是美好的。中国人民是友好和自尊的。他们战胜了几个世纪的压迫和艰难。今天他们巍然屹立，独立自主，但仍然公正待人。我认为，中国人民要求的只是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中国，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霸权主义的迹象。今天，我衷心希望中国的首都北京成为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出席这一盛会。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

126/08/01



“加入”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行列，格外关注中国女子足球队和我的朋友刘英。我第一次看到她，是1999年7月在电视上。当时中国女子足球队和美国女子足球队在加利福尼亚进行争夺世界杯的比赛。两个队拼得很艰苦，双方踢成了平局。在靠点球决胜负时，我的朋友刘英一脚点球失误，使她的队输给了美国队。我为她深感遗憾。我怀疑在遭到这样大的不幸之后她怎么能挺得住。在她踢点球失误时，千百万中国人通过电视注视着。我想知道这对一个24岁的姑娘该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我在1999年10月飞到中国的原因。我想知道刘英将如何战胜她失意的时刻。我也想知道在这个年轻姑娘把这场大赛输给了美国人之后，中国会怎样来接受她：队里会不会排斥她？她会不会被队里调离呢？教练还会信任她、让她在比赛的重要时刻踢点球吗？

在我来到中国，同刘英和她的教练以及她的其他队友熟悉后，我高兴地看到，她得到了队友和全国同胞的很大支持。江泽民主席在庆祝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美国之行归来的国宴上，亲自表示欢迎她回来。在此后的两年里，我继续和刘英保持联系。我相信，她代表着今日的新中国，能够战胜挫折，从最初的失败中起来重新战斗，并在将来的成就中自豪地崛起。在我的将于2002年完稿的新书里，刘英和中国是我报道的中心话题。中国的年轻女性都像刘英一样在人格上表现出了如此的真诚和强大。伟大的运动员，伟大的

人民，会战胜挫折。伟大的拳击战士穆罕默德·阿里被击倒过，两次丢掉了冠军，但他总能恢复自己的活力，重获他的冠军头衔，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能战胜失败，重获胜利。我相信，刘英同样具有这种传统。

这就是我当时（和现在）被她所吸引的原因，也是我喜欢中国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她的风格在今天的中国是无处不在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的架构中，女性有很高的地位。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我想，在未来我将看到更多的女性更强有力地顶起天，这就是像刘英这样的人能在今天成为象征性人物的原因——她们预示着我们将在未来看到更多的具有勇气和个性的女性。

作为一个作家，我为自己的作品能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而感到异常兴奋。这4部书曾以其他几种语言文字出版过，但在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版，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极其美妙的体验。我相信，这4部书将使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美国。这些书涵盖了不同的方面：美国犯罪文化（特别是黑手党），美国媒体（集中叙述美国最重要的出版物《纽约时报》），还有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我相信这些书将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对美国的客观评价；特别是现在，在华盛顿白宫里主政的是一个新总统（乔治·W. 布什）的时候。

从现在开始两年，我期待着在中国出版我的新作品。我真诚地希望，我在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中表达的对中国人民的看法，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最



出色的成就。这部著作将有 700 页之多，迄今我已完成了一多半。仅从我已经写的内容来看，我认为这部著作将是我期望值最高的作品。我期待着它被翻译出来供中国读者阅读的那一刻。

2001 年 6 月



作者前言

从 1969 年开始的过去的 12 年间，我出版了 3 本书，都引了《圣经》上的话为书名，这实在是有点儿亵渎神灵了，因为我关注的是在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引人注目的话题：传媒觊觎权力；黑手党在转变性的社会中要求得到人们的尊敬；全国的性产业举办了一些难以捉摸的公司，这些公司雇用数百个心甘情愿的妇女来满足各种各样的已婚男人的怪癖和欲望，而这些男人又很少公开承认自己有这样的兴趣和激情。

我的每一本书里，都有对人性中的见不得人的真相的关注，也就是说，有一种穿透公开的表象去触及私生活的神经和细微差别的欲望。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现实主义是不现实的。现代美国人的梦想和动力，如果能在深层次上得到理解和确切把握的话，在社会上也许是有意義的，在历史上也许会像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创造的虚构生活和处境那样起作用。

在我的书中，有许多涉及到活生生的人的实际的戏剧性的冲突——在《王国与权力》中，有《纽约时报》管理者之间的紧张对立；在《父辈的荣誉》中，有黑手党头子同他的儿子在下层社会的对话；在《邻人之妻》中，有一个居住在郊区的丈夫发现自己老婆与另一个男人做爱时所感受到的伤害；在我叫做《猎奇之旅》的第四本书中，也有许多事例。这本书曾经精

装出版过，现在又在戴尔平装版中同《邻人之妻》《王国与权力》和《父辈的荣誉》一起再次发行。

尽管每本书的主题是不同的，但所有这四本书都忠实地使用了真名真姓，并且力图体现一种既能表达出同情和理解，又不具有过分赞扬或谴责的冲动的文风。迅速做出裁决也许是美国人的弱点，这是从我们的清教徒的祖先继承下来的，但它也是一种经常会破坏洞察力的遗产。通过描写被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触及的现实人的生活，通过运用讲述现实人的故事时所需要的描述性虚构技术，我试图阐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复杂性以及虚伪性。



作者的话

本书讲的是一个 19 世纪的家族事业，这个事业后来发展成了 20 世纪美国一家最有影响的公司——纽约时报公司。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组织，在历史上地位显赫，但如同我在 60 年代中期开始写作本书时所看到的，内部也不乏勾心斗角。

但我认为，本书各章描述的管理层的争斗和不光彩的事情，并没有贬低《纽约时报》辉煌的历史。《纽约时报》已经从 19 世纪 50 年代存活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今天，而其他许多报刊（如每周一期的《星期六晚邮报》《生活》和《观察》杂志周刊，以及日报《纽约先驱论坛报》）都无法同电视的侵犯、成本的提高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转变相抗争。

虽然《纽约时报》的创始人阿道夫·奥克斯在 1935 年去世了，但继承他事业的后代和其他献身于《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仍然以他的基本精神和风格管理着该报。他们像他一样认为，在无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原则的情况下，也常常可以使报纸事业达到崇高的目标。

当奥克斯的曾外孙，40 岁的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于 1992 年接替他 65 岁的父亲担任《纽约时报》业主时，这位年轻的苏兹贝格强调，虽然此时全国和纽约市都处在经济衰退期，报纸的广告收益将减少——并且已经使《纽约时报》1991

年的预计收益从1990年的每股85美分下降到了每股不足60美分——但《纽约时报》在1992年不会以牺牲国内外新闻报道范围为代价进行削减。在过去的岁月，正如本书用事例所说明的，《纽约时报》曾经历过类似的经济挑战。年轻的苏兹贝格在他1992年的讲话中也暗示了这些挑战。他指出：“如果你有高质量的新闻，利润就会滚滚而来。”

在《纽约时报》1992年1月27日的社论版上，这位新业主写道：“阿道夫·S. 奥克斯确定的思想，成功地指导《纽约时报》已有96年之久了。自那时以来，已经历了四代人：我的祖父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我的伯父奥维尔·E. 德赖富斯和我的父亲奥克斯·苏兹贝格，他们都卓越地贯彻了这些原则。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担任业主的文告中，都引用了奥克斯先生开始掌管《纽约时报》时立下的誓言：公正地发表新闻，既不畏惧也不奉承，不管涉及到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每一个人都忠实于这些誓言及其涵盖的精神。沿着这些足迹走，既是一种伟大的荣誉，也是一种持久的挑战。我发誓，在造就这份伟大报纸的男女士的帮助下，《纽约时报》将继续奉行它曾一直坚持的新闻事业和经营的高标准……”

这些激情以及这位新业主的曾外祖父阿道夫·奥克斯的持久信条，通过《王国与权力》的章节折射出来。在60年代中期，在该报的最高层内部，关于什么是对《纽约时报》有利的，怎样才是忠实于奥克斯的精神，有过不同的解释。我在本书中着重关注的正是这一麻烦的时期（它涉及到一些一直为该报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的人）。

在本书最后的跋中，我将就这一点，就我在撰写本书时所使用的方法多说一些。

盖·特立斯

1992年于纽约市



1

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氛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在纽约警察袭击了年轻无赖们的指挥部后，人们发现一些匪徒头子保存有

报刊资料剪贴簿；在巴尔的摩，当亨特利 - 布林德利的报告提到该城市整个夏天平安无事没发生一起种族骚乱之后仅一天，就出现了一场种族骚乱。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消他们可怕的预言了。自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记者可以与野心家划等号，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他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的贫困、关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衅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被这种游戏所愚弄。他们去利用别人，就像他们被别人利用一样。而且他们还是不安分的。他们的作品，不断地发表，但差不多也不断地被忘掉，于是他们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东西，必须靠副业生活，不能让别人抢先发了新闻，必须去填塞报纸和网络得不到满足的胃口，满足商业对新的面孔、时尚、爱好、怨恨的渴望。他们不必担心消息何时会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儿；他们也不必思索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一生所目击和写的每件事情也许有一天在 21 世纪的教科书里只占几行。

所以，每一天，抱有各种信念、具有不同品质的记者不顾及历史，投身于紧迫的事情，急促地报道他们看到的、听到的、相信的、理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大部分消息经过美国来转播，一分钟几百万个词，其中几千个词渗入百老汇旁 43 号大街上的一座 14 层楼的大型“材料工厂”，即《纽约



时报》大楼。在那里，每天下午4点钟——在报纸适合开印之前，在它会影响国务院并使总统感到困惑之前，在使华尔街运转起来之前——它先由《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围坐在一个会议桌旁将稿件提交给一个人，这就是总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

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风趣的人，但难以描述，因为你用来很好地描述他的那些话，一开始就是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适用的，但他给你的印象却深刻而持久。可以说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谦和的。他的面庞长而苍白，并且柔和，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尤为突出，经过精心修饰的波浪式的灰头发使他显得很可爱。他穿着名牌服装，手和指甲永远洁白无瑕。他的声音温和而平稳，混合有北加利福尼亚方言和英格兰音调。他出生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烟草城，在英格兰作为一名记者成长起来。在那里，他殷勤对待时髦的妇女，有时被人叫做舰队大街的首长。当时的伦敦，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对年轻的美国记者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那里，你能感觉到温暖以及和英国人共同的目的，这是在灯火管制和轰炸袭击时期形成的一个浪漫的地带。英国社会在各个层次上都是民主的。如果一个美国记者，特别是一个受到很好教育的单身汉，像克利夫顿·丹尼尔一样，还有某种拘谨、矜持和克制所表现出的魅力——这是托利党的方式——那么，伦敦就是一个更值得信赖的城市。对丹尼尔来说，它的确如此。他受到了伦敦的主妇们的垂青。人们经常看到他陪着有名望的女士上剧院，看芭蕾舞。他通常不去男士俱乐部，而偏爱舞厅，有时是在比·利利、诺埃尔·科沃德、马戈特·方廷和克拉丽莎·斯潘塞-丘吉尔（后者后来嫁给了安东尼·艾登）的陪同下一起出席。在那里他能听到关于政治方面和一些名人的最新传闻，而这些名人是他多年前随他父亲在北加利福尼亚的泽布伦药品杂货店饮料机旁工作时就已经听说过的。

今天很难想象孩提时期的克利夫顿·丹尼尔所处的药品杂货店的环境。他的冷漠而优雅的风格，他在《纽约时报》处理公司事务时的居高临下的气派，他偶尔在广场的橡木屋扔掉一瓶葡萄酒的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出生在特权世界的人。丹尼尔留给他《纽约时报》的同事和下属的就是这种印象。他们很少和丹尼尔一起到办公室之外参加社交活动，所以他们和他最密切的接触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在他办公室举行的、后来越开越长的新闻会议。

现在是3点40分。这是初夏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丹尼尔坐在他的《纽约时报》大楼三层的宽大的办公室里，旁边是繁忙的新闻编辑部。今天他一早就来到了报社，觉得很放松，看起来不错，晒得黝黑的皮肤模糊了他眼睛下的黑眼圈，突出了他长长的波浪头发上的银白色。他和妻子（以前叫玛格丽特·杜鲁门）在贝德福村附近租了一所带游泳池的别墅。贝德福村是纽约州有权势的富人居住的安静社区，有大量的树林和空地，有供骑马用的尚未铺好的乡村小路，而且没有任何发狂的娱乐——这种娱乐是丹尼尔夫妇在曼哈顿极力避免但又难以躲避的事情。他们结婚比较晚：她32岁，他43岁。到此时，他们都已经享受过了非常放纵的自由，乐于安顿下来。玛格丽特特别想保守隐私，当年作为华盛顿的一个姑娘她很少有什么秘密，后来她不得不同流言蜚语作斗争，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说她经常委身于每一个和她约会的男人。有报道说，她在1955年夏天曾在新泽西的单身汉州长罗伯特·迈纳的家里过夜，这种消息甚至《纽约时报》也无法拒绝，但这一年晚些时候他碰上了克利夫顿·丹尼尔。

那一年，玛格丽特外出参加了一个晚餐聚会，后来又去参加了乔治·巴克女士家的另一场晚会，该女士是丹尼尔在伦